

MOTHER OF RADIUM

—— 镭元素之母 ——

MARIE CURIE

忘我的居里夫人

冯成奇 孟宪明 主编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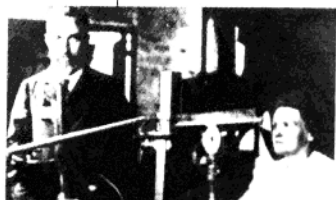
俄国督学官像寻找猎物的狼,瞬间玛妮雅心惊肉跳。她本能地把恐慌的小脸转向窗户,暗暗祈祷:“我的上帝,不要叫我……拜托……”

1. 苦难中诞生的女孩 1
2. 机智痛苦的答问 8
3. 两次穿上黑色丧服 11
4. “鸟窝”脑袋与金质奖章 14

二

“布罗妮雅姐姐,你先用自己的钱去巴黎,以后我每月寄钱给你。等你做了医生,再来帮助我……”为了帮助姐姐,她忍受了六年残酷的等待。

1. 流动大学与受冷落的家庭女教师 20
2. 在斯茨初基的日子 24
3. 工农业博物馆——令人着迷的地方 29





三

在索尔本,听那些著名教授讲课,玛丽总带着赞佩的微笑,饱满宽大的额头下,蓝灰色的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。她想,过去的受苦和挣扎都是值得的。

- 1.索尔本,永远坐在第一排的女学生 33
- 2.7 层楼上的小阁楼 37
- 3.比埃尔·居里 41

四

为了把镭指给不相信的人看,玛丽穿着满是尘污和酸迹的工作服,冒着刺鼻的浓烟,用和她一样高的搅拌棍搅动大锅中沸腾的溶液。

- 1.比翼双飞 49
- 2.镭的发现 52
- 3.棚屋中英勇的 4 年 59





五

为了不违背科学精神,居里夫妇拒绝申请专利。他们毫无保留地公开制镭方法,就这样,他们在贫苦和财富之间作了永久的选择。

1. 为了生存 64
2. 理学博士玛丽与“调皮的孩子” 71
3. 义无反顾的选择 74

六

频频光顾的荣誉占去了玛丽的精力和时间,她感到疲惫、无奈甚至愤怒。她说:
“我们的生活完全被敬仰和光荣毁坏了。”

1. 光荣带来的烦恼 77
2. 瑞典之行 83
3. 告别棚屋 88

七

死神无情地夺走了比埃尔,玛丽接替比埃尔的教职,成为第一位登上索尔本讲坛的女教授。她从比埃尔讲的最后一句话开始,听讲者都流下了泪水。





1. 1906年4月19日:黑色星期四 91
2. 索尔本的第一位女教授 97

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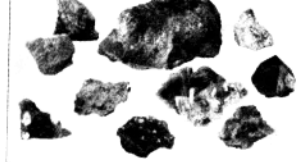
玛丽把她和比埃尔共同提炼出的一克镭赠给了实验室。她说:“贫穷固然不大方便,但过分富裕也没有必要。”

1. 一家之主 103
2. 成功和磨难 108
3. 来自祖国的请求和巴黎镭学院的建立 113

九

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玛丽亲手装置了20辆放射治疗车,建立了200个X光室。她开着车,在危险的战场上到处奔波,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。





MOTHER OF RADIUM



- 1.决不能让镭落入敌人手中 119
- 2.奔走在战地医院 124
- 3.她又成了一个穷人 129

十

“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应该因镭致富。镭是一种化学元素，它属于全人类。”

- 1.美国之行 133
- 2.实现了用知识为祖国服务的夙愿 142

十一

“那是用镭做的，还是用钍做的？”在灵魂就要离开肉体的瞬间，玛丽还没忘记她一生最喜爱的镭。

- 1.光荣的极点和“好姥姥” 146
- 2.在实验室里 149
- 3.最后的日子 154



俄国督学官像寻找猎物的狼，瞬间玛妮雅心惊肉跳。她本能地把恐慌的小脸转向窗户，暗暗祈祷：“我的上帝，不要叫我……拜托……”

1. 苦难中诞生的女孩

1867年11月7日，在波兰华沙城的一所房子里，一个小女孩呱呱坠地。她的父亲名叫乌拉狄斯夫·斯科罗多夫斯基，是数学和物理学教师；母亲是华沙女子学校的校长。小女孩已经是这对波兰夫妇的第五个孩子了。

这个新生儿取名玛丽亚，人们都亲昵地叫她玛妮雅，她躺在软软的被窝里，她的哥哥姐姐希雅、约瑟夫、海拉和布罗妮雅围在她的摇篮边，高兴而好奇地看着这个新来的小妹妹，她只会吃、只会睡、只会哭，把家里弄得闹哄哄的。

玛妮雅出生的时候，正是波兰历史上的困难时期。一个世纪以前，弱小波兰的强邻是一些贪婪的君主，他们决定消灭波兰。德意志、俄罗斯、奥地利瓜分了这块不幸的土地，1795年波兰作为国家而消亡。华沙归俄国统治。此后独立运动不断发生，1830年~1831年，



华沙市弗雷德街16号，居里夫人诞生于此



镗元素之母



被压迫者发起第一次革命，但失败了。这次革命招致沙皇尼古拉一世对俄属波兰的更加残酷的统治。

许多爱国者纷纷被投入监狱，一些人遭到流放，他们的财产被没收，但英勇的波兰人没有被这些吓倒。

1863年，玛妮雅出生数年前，波兰人再次发起革命，他们用长矛、镰刀、木棍去抵抗沙皇军队的马枪，18个月死战的结果，导致了一场灾难。华沙城墙上竖起了5个绞刑架，起义首领们被

处以绞刑，他们的尸体挂在上面，在寒风中摇摆，还有许多革命者被押送到寒冷荒凉的西伯利亚，强迫他们像奴隶一样劳动。

当身戴锁链的起义志士们向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发时，一大批强迫波兰俄国化的人——官吏、警察、教师却源源不断地涌进这个国家，他们要加强对波兰人的监视，禁止任何可疑的报纸、杂志和书籍，他们要强行废止波兰语言，要消灭一个民族的灵魂。

沙皇下令，把俄语定为波兰人的正式用语，波兰人不准再讲他们的民族语言，波兰语的教科书全部没收，教育要全部俄罗斯化。对波兰人来说，这是最大的耻辱。孩子们在学校里讲俄语，这使他们的学习加倍困难。老师提问的时候，他们不仅要考虑怎么回答，还要把它翻译成困难的俄语。如果在俄语语法上有一点细小的错误，就要受到惩罚。

沙皇还下令禁止了许多书籍，特别是那些关于波兰英雄、波兰历史和波兰文学的书。老师们如果阅读和讲解这些书，被他们



华沙市波兰起义纪念碑

发现了,就要坐牢。谁敢反对俄国统治者,就要被处死,或者被流放。

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,玛妮雅度过了她的童年,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贫困家庭,并不是一个促使天才成长和发展的理想环境。但玛妮雅也有有利的条件。她有1个哥哥3个姐姐,可以帮助她学习;她的父亲是数学和物理教师,会八国语言,懂得文学和诗歌;母亲也是教师,会弹钢琴,懂音乐。他们都鼓励孩子们多学知识,除了课堂上教的,还要学得更多更多。

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还教育孩子们,要把知识看得高于一切。因为钱、土地可以被侵略者夺走,民族自尊心可以被蹂躏,亲人可以被警察抓走甚至处死,但知识却是压迫者永远都夺不走的东西。他常跟孩子们说:“罗马征服了世界,但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。”

幼小的玛妮雅不懂得复杂的社会情况,但常常见到大人们在家庭或街头巷尾悄悄地耳语着:“西伯利亚……流放……警察……”,那窃窃私语的恐怖气氛,使小小的玛妮雅感到异常紧张。

玛妮雅一家住在父亲任职的学校里,星期天便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。他们的叔叔在圣诞之夜送给他们一套建筑玩具,于是,9岁的男孩约瑟夫就带着布罗妮雅、海拉和玛妮雅造城堡、桥梁和教堂。但很快,这些木条木块就有了新用途,短橡木条成了大炮,小木块成了子弹,而这些小家伙一个个都成了陆军元帅,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摆开了战场。

海拉是约瑟夫的同盟,玛妮雅则做了布罗妮雅的小副官。她



兄妹5人;左起:大姐素希雅、三姐海拉、玛妮雅、哥哥约瑟夫和二姐布罗妮雅(1872年摄)



用带花边的围裙兜着“军火”，从这一队跑到那一队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她淌满了汗水的小脸红得像火，因为大声地喊、不停地笑，嘴唇都焦了……

“玛妮雅！”听到这一声喊，正跑着的玛妮雅站住了。她放松紧握在胸前的围裙，木块撒了一地。

素希雅走了进来。她虽还不到12岁，但在弟弟妹妹面前，她已经像个大人了。她灰色的长发披在肩上，有一张热情洋溢的美丽面庞，一双清秀的灰色大眼睛，显得富于梦想。

“玛妮雅，妈妈说你玩得太久，现在该停了。”

“可是，布罗妮雅需要我，我是给她拿木块的。”

“妈妈叫你去。”

玛妮雅迟疑片刻，就拉住姐姐的手，不情愿地走了出去。隔壁，妈妈正在用一连串亲昵的名字叫她：

“玛妮雅……玛姐希雅……我的安秀佩希欧……”

波兰人极喜欢用爱称。作为斯科罗多夫斯基家最小的女儿，玛妮雅的爱称比别的孩子更多。



玛妮雅和她的姐姐（1866年）

“我的安秀佩希欧，你的头发多乱，你的脸多红啊！”

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用她极其苍白纤巧的手，把玛妮雅围裙上松开了的带子重新系好，并拢好她短短的卷发，这个小女孩感觉轻松多了。慢慢地，她蜷缩在母亲脚旁的矮凳上。

“啊，我的安秀佩希欧，你睡着了么？”

“没有睡，妈妈，我很好。”

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又用她那轻柔的手指抚摸着小女儿饱满的前额。在小玛妮雅看来，世上再没有人像她母亲那样美丽娴雅、那样善良聪明了。可是她不明白，为什么从她记事的时候起，母亲就没有拥吻过她，轻柔的抚摸就是最亲切的表示了。她觉得最大的幸福，就是像现在这样蜷缩在母亲身边，在母亲亲切的目光中，感受深厚的慈爱和保护。



居里夫人的母亲

她不了解母亲这些习惯的令人痛苦的原因，也不懂母亲为什么严格地使自己与孩子们隔离。生玛妮雅的时候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，后来虽经多方调治，她的病情还是不断发展。为了照管 5 个儿女，她不无遗憾地辞去了女子中学的校长职务。她衣着整洁，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。她给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：只用她专用的餐具，不拥吻她的儿女。孩子们不知道她有这种可怕的病症，他们只听见母亲屋里传来阵阵短促的干咳声，只看见父亲脸上的忧愁阴影，只知道他们最近的晚报辞里加了一句话：“保佑我母亲身体健康！”

玛妮雅偎在母亲身边休息了一会儿，感到体力恢复了。她试着探着说：“妈妈，我可以在这里么？我……可以读书么？”

“玛妮雅，你看今天的天气真好，你到花园里去玩，好吗？”

每次说到读书，玛妮雅总有一种特有的羞怯。去年，她才 4 岁，她们全家到乡下度假。她和姐姐布罗妮雅一块玩“教师游戏”。姐姐把纸板上的字母剪下来，然后把这些字母的名称和发音教给妹妹，还教她怎样把这些字母放在一起拼成单词，玛妮雅都听明白了。就这样，她把姐姐教的字母都学会了，还学会了自





己看书。她什么时候高兴,就拿起书来看。

一天早晨,布罗妮雅在给父母朗读的时候,读得结结巴巴,玛妮雅听得不耐烦,便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,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。起初,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,就继续玩这个有趣的游戏。但她忽然惊慌起来,她看了看父母惊呆的脸,又看了看布罗妮雅不高兴的样子,不由得哭了。这个4岁的孩子哭着并且悲哀地重复着说:

“请原谅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,这不是我的错……也不是布罗妮雅的错……只是因为它太容易了!……”

玛妮雅突然失望地想到,也许因为她学了读书,他们永远也不肯原谅她了。

在这次难忘的事发生之后,她的父母总是避免给她书。她们都是很谨慎的教师,担心小女儿智力发育过早,以后上学会感到厌烦。于是,其他几个孩子学习的时候她就没事可干了。

每当她伸手去拿屋里散乱地放着的大字本时,她们就会把她的注意力往别处引:“玛妮雅,去玩木块好吗?……你的洋娃娃在哪里?……唱个歌给我听……”或者像现在这样:“你去花园里玩吧!”

玛妮雅无事可做,就去找素希雅。素希雅带她穿过校舍楼,来到一个平坦的大花园里。玛妮雅看到了围墙里绿色的树木、稀疏的小草,闻到了微微的泥土芳香。

“素希雅,我们快要到兹窝拉去了吗?”

“不,还早呢,7月以前去不了。你还记得兹窝拉?”

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都出身于大家族,乡下有许多他们的亲戚。他们的住处并不讲究,但总有空闲屋子。在天气宜人的季节,这几个城里生长的孩子,就会被请到那里去,度过很有趣的假期。而做一个“粗野的小农民”,是他们最向往、最高兴的事。

玛妮雅最喜欢去看住在山里的表兄弟,那里没有警察偷听人们说话。孩子们可以大胆地说波兰话、唱波兰歌。亲戚家有高

大温顺的耕马可以骑，有皮毛光亮的奶牛给他们鲜奶喝。她可以在堆满干草的谷仓里打滚；可以到树林里采集野果；她和姐姐到小河里划水，一玩就是几个钟头；她们秘密地



美丽迷人的波兰乡村风光

捏泥饼，衣服和围裙上溅满了黑泥点；七八个小捣乱一齐爬上那棵老菩提树，他们也常把她这个小东西举上去，树枝上铺着又凉又脆的白菜叶，白菜叶上晾着醋栗、生胡萝卜和樱桃……

玛妮雅热爱那富饶的土地，它总是散发着馥郁的芳香；她热爱一望无际的田野，它上面覆盖着金黄色的谷物。清新的空气使孩子们胃口大开，好像老是吃不饱似的。饭菜多么香啊，加了香料的波兰香肠油亮发红，还有小小的三角形的苹果布丁……

“玛妮雅，我们赛跑吧！”素希雅说。

“我不想跑，我要你讲故事给我听……”

确实，素希雅是讲故事的高手，她能给每一个轶事或神话加上非凡的渲染，像是著名乐手奏出来的绝妙的变奏。她也常编一些短小的喜剧，满怀激情地表演给她的弟弟妹妹。素希雅的创作才能和艺术才能征服了玛妮雅，她听着那些虚幻的冒险故事，时而紧张，时而大笑……

当这两个女孩走进学校的一所房子前时，素希雅突然中止了她编的那个故事。她们悄悄从这所房子的窗前走过。里面住着斯科罗多夫斯基一家最恨也最怕的人物依凡诺夫，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；在学校里，他代表沙皇政府。

和姐姐散步回来，玛妮雅就溜进了父亲的书房。这是家中最漂亮、最新颖的房间，玛妮雅常常昂着头在里面走来走去，有时



镭元素之母

MOTHER OF RADIUM

会呆呆地站定在她特别喜欢的东西前。房里有桃木做的法国式大写字台，周围有覆盖着红色天鹅绒的王政复辟时期式样的安乐椅，这些家具清洁光亮，等到玛妮雅长到能上学的时候，她就可以在大写字台的一头有一个位子，这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写字台，下午孩子们都聚在那里做功课。

屋子尽头的墙上，有一张庄严的主教画像，镶在笨重的金色相框里，台上有个翠绿孔雀石座钟，中间鼓起且闪闪发亮，架子上放着烧有黑貂的蓝色塞夫勒磁杯，并刻有“不许碰”的字样，搁板墙上挂着气压计，镀金针在白色的标度盘上闪着亮光。还有一个摆满器械的架子，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小天平、玻璃管、矿物标本，甚至还有一个金箔验电器……玛妮雅知道，这是爸爸最心爱的东西。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教课的时候，常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上去。但自从政府命令减少教科学的钟点后，这个玻璃门就再没打开过。

一天，玛妮雅正踮着脚尖，隔着玻璃门极快乐地看这些“小道具”，想着它们到底会有什么用处呢？爸爸站在她身后用清晰的波兰语告诉她：“这是实验用的物理仪器。”

“物理仪器？”

“对！可不要忘记呀！”

她没有忘记这个名字，她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，她高兴地大声反复唱着这个名字。

2. 机智痛苦的答问

玛妮雅6岁的时候进了私立寄宿学校，她终于可以称心如意地读书了。

校长西科利斯卡小姐要求她的学生们穿整齐的制服，梳简朴的发型。于是，玛妮雅那总是乱蓬蓬的金栗色卷发，变成了一

根用丝带扎住编得很紧的辫子，短发被拢到了细小而完美的耳朵后面。

她的数学和历史教师兼学监安多尼娜·杜巴爾斯卡小姐——人们叫她“杜普希雅”——一点也不美丽，看上去甚至显得粗鲁和丑陋。然而她看玛妮雅的时候，眼神里总含着很深的慈爱。这个学生比同班的其他同学小两岁，但对于任何科目似乎都不觉得困难，永远都是第一：算术第一、历史第一、文学第一、德文第一、法文第一、教义回答第一……

杜普希雅小姐常用波兰语给孩子们讲波兰的历史和文化。每当这时，教室里便出现异常气氛。因为政府禁止用波兰语讲课，所以无论是讲课的老师还是听课的学生都需要付出勇气。但他们是多么珍惜用本国语言说话的时刻啊！

“我们的祖国遭到了不幸，她处在别国的统治之下，可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家园和祖先留下的遗产，我们的国家不能被称为别的国家。”

一天，这位不漂亮的女教师正在带孩子们复习最近学过的历史课。当说到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分割波兰的国王斯坦斯拉夫时，玛丽亚·斯可罗多夫斯基用激烈的语调指责说：“他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，这是波兰的不幸……”

突然，走廊里的铃声响了，两声长的，两声短的。

教室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。一双双敏捷的小手迅速收起课桌上的波兰文课本和笔记，堆放在5个学生的围裙里。她们抱着这些东西，从那扇通向宿舍的门走出去。很快，这5个学生喘着气回来坐下。一阵重重的皮鞋声响起，通往前厅的门开了。督学官霍恩堡那油光光的红脸出现在孩子们的视线里。

25个小女孩都在低头做针线，手指上戴着顶针，在毛边的四方布上用心地锁扣眼，剪子和线轴散乱地放在课桌上。教师的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俄文书。

霍恩堡用他那狡猾而冷酷的目光搜寻着每一个学生的脸。

“督学官先生，这个年级每周有两小时缝纫课。”紧跟着霍



俄罗斯之母

ALICE BAKER LEACHMAN

霍恩堡进入教室的西科尔斯卡校长用流利的俄语说，霍恩堡对此没有回答。他向教师走过去：

“小姐，你刚才好像在高声朗读，读的是什么？”

“克雷洛夫的寓言。”

霍恩堡突然掀开附近一张课桌的盖子，什么也没有，没有一本书，也没有笔记。

霍恩堡像寻找猎物的狼一样，在一把椅子上坐下，环视着周围的一切。

“请叫起一名学生，我有话想问一问。”

玛妮雅瞬间心惊肉跳。

她坐在第三排，本能地把恐慌的小脸转向窗户，心里暗暗祈祷：“我的上帝，不要叫我，……拜托……”

但老师一定会叫她，因为她学习最好，俄语也最流利。

听见她的名字，玛妮雅站了起来，瞪着圆圆的灰眼睛盯着督学官，一种可怕的耻辱感似乎卡住了她的喉咙。

“背诵祈祷文。”霍恩堡说。

玛妮雅用毫无表情的声音，正确背出天主教祈祷文。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方法之一，就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说天主教祈祷文。

“由叶卡特琳娜二世起，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？”

“叶卡特琳娜二世，保罗一世，亚历山大一世，尼古拉一世，亚历山大二世……”

确实，这个孩子记忆力极好，俄语发音也好，简直像是生在圣彼得堡似的。

“说说皇族的名字和尊号。”

“女皇陛下茨珂来维奇、亚历山大太子殿下、大公殿下……”她按次序说完了那一长串名字，督学官满意地笑了，而玛妮雅的脸色却变得惨白，她竭力在克制内心的反感。

“沙皇在爵位品级中的尊号是什么？”

“陛下。”

“谁统治我们？”

“亚历山大二世陛下，全俄罗斯的皇帝。”

“那么我的尊号是什么？”

“称为督学官阁下。”

玛妮雅的脸开始发青，和她同班的姐姐海拉直冒冷汗。

考问结束，督学官略一点头，向隔壁屋子走去。杜普希雅抬起头：

“玛妮雅，到这里来，我的孩子……”

玛妮雅离开座位，走到老师面前。老师什么也没说，她把玛妮雅紧紧搂在怀里，吻她的额头，这个小女孩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痛苦，她哭了起来。



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

3. 两次穿上黑色丧服

玛妮雅越来越痛恨俄国统治者。这期间，不幸一次又一次降临到斯可罗多夫斯基家。

一天，在父亲供职的学校里，一个学生因为说错了俄语语法受到校长处罚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为他的学生辩解说，小孩子家一时疏忽，也不是故意的，再说像这种错误，校长自己也常常犯的。校长发怒了，很快便利用职权解除了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副督学职务，强令他全家搬出按职务分配的住房，并减低了他的薪俸。